

中国
画史
鉴

全景
插图版

014

[法] 约瑟夫·富歇 著 任茹茹 译

拿破仑 与法兰西 第一帝国

约瑟夫·富歇回忆录

下

MÉMOIRES DE JOSEPH FOUCHÉ

帝国兴衰见证者的回忆录

历代史家研究拿破仑与法兰西
第一帝国无法绕开的经典文献



中国
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RESS

全景插图版

拿破仑与 法兰西第一帝国

约瑟夫·富歇回忆录 下

[法] 约瑟夫·富歇 著 任茹茹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目 录

第 19 章 卸任公安部长 / 361

被任命为罗马总督——萨瓦里接任公安部长——与萨瓦里的磨合——费里耶尔城堡的搜查——又见拿破仑·波拿巴——旧部相助——抵达托斯卡纳——长公主爱丽莎的庇护——出逃北美——海上逃生——折返托斯卡纳——长公主爱丽莎的斡旋——和拿破仑和解——和家人在艾克斯团聚

第 20 章 我失势的内幕 / 387

秘密搜集情报——宝莉娜·波拿巴的失势——宝莉娜与皇后争宠——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退位——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退位的真相——威尔斯利侯爵与拿破仑的谈判——谈判失败——贬黜的真相——焚毁政策——大陆封锁政策受到阻碍——拿破仑敛财

第 21 章 法英关系紧张 / 409

法俄同盟动摇——罗马王降生——法国爆发饥荒——萨瓦里主政下的公安部——诗人艾斯门纳德——科里男爵事件——玛丽亚王后事件——关于西班牙战争的分歧——塔朗朗失势——挑唆英国工人运动——交换俘虏——责令瑞典切断同英国的贸易

第 22 章 法俄关系紧张 / 437

任命约瑟夫为西班牙军事总指挥——马塞纳将军受挫——半岛战争结束——约瑟夫提交辞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觉醒——拿破仑重启对俄计划——马赫出任外交大臣——拿破仑对欧洲重要人物的看法发生改变——斯成诺夫伯爵前往巴黎——12月31日俄国的决定——重回费里耶尔城堡——玛鲁埃的相助——拿破仑巡游荷兰——对俄宣战的利害

第 23 章 出征俄国 / 459

面见拿破仑——B 贵族事件——法国备战——征兵令——法国同英国的谈判——斯成诺夫伯爵出逃——法俄关系紧张——库卡因出访法国——拿破仑出征俄国——拿破仑军队势如破竹——拿破仑军队跨过斯摩棱斯克大道——火烧莫斯科——拿破仑撤军

第 24 章 马莱特事件 / 483

马莱特事件——马莱特其人——马莱特政变的过程——马莱特政变的失败——马莱特政变背后的人——马莱特政变的目的——马莱特政变的结果——拿破仑迅速撤离俄国——拿破仑回到巴黎——表忠心的行动

第 25 章 玛丽·路易皇后摄政 / 497

玛鲁埃失势——拿破仑组建新理事会——法奥同盟动摇——招募新兵——普鲁士叛变——逃兵事件——拉布歇尔同英国的谈判——塔朗朗复出——致信拿破仑——纳博出使奥地利——玛丽·路易皇后摄政——包岑会战——乌尔城会战——茨威格休战协定

第 26 章 法奥同盟开始动摇 / 511

缪拉离开巴黎——贝尔西耶致信缪拉——我写给缪拉的信——德雷斯堡防御工事——维多利亚大溃败——苏尔特元帅出战西班牙——和奥地利的谈判——同梅特涅伯爵的谈判——拒绝奥地利提出的条件

第 27 章 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 / 531

同贝尔西耶的谈话——同拿破仑的谈话——出使布拉格——和平大会的召开——奥地利的立场——北部联盟正式向莱茵联盟宣战——秘密会谈——赴任伊利里亚——和平谈判破裂——奥地利背弃法奥同盟——法国在克罗地亚战场上——一败涂地——德意志战场获胜——士气低迷的意大利战场——莱比锡之战

第 28 章 意大利独立运动 / 567

被派往罗马——意大利战场突变——游说缪拉——缪拉决定支持意大利的独立运动——那不勒斯的朝堂——返回罗马——拿破仑拒绝了和平的提议

第 29 章 我在意大利的使命 / 579

致信拿破仑——罗马民族运动——会见爱丽莎——缪拉抵达罗马——缪拉反叛——托斯卡纳溃败——与缪拉的谈判——军队撤出罗马和托斯卡纳——与缪拉的密谈——下达撤军的命令

第 30 章 拿破仑被迫退位 / 595

和欧仁·德·博阿尔内的密谈——离开意大利——抵达里昂——里昂政府的例会——抵达巴黎——拿破仑已被迫下台——临时政府——波旁王朝复辟

第 31 章 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 / 607

关于 1809 年安特卫普事件——写给拿破仑的信——写给阿图瓦伯爵的信——给革命党人的建议——写给路易十八的信——新政府建立新的金融体系——修改宪章

第 32 章 百日王朝 / 621

厄尔巴岛积极备战——缪拉在意大利称王——缪拉起兵呼应拿破仑——拿破仑的回归——会见艾斯卡尔伯爵——拿破仑重新回到杜伊勒里宫——再次出任公安部长——废除新闻审查制度——恢复拿破仑帝国——昂古莱姆公爵事件

第 33 章 拿破仑帝国的覆灭 / 645

盟国反对拿破仑重新掌权——维也纳会议——驱逐保皇派和旺代党人——财产清算令——英国和奥地利孤立拿破仑——针对我的审查——第七次反法同盟战争——颁布宪法修订案——向英国出卖作战计划——拿破仑战败——拿破仑二次退位

第 34 章 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 / 665

组建摄政府——协商和平事宜——集体听证会——拿破仑二世的位置不保——盟军兵临城下——拿破仑离开巴黎——放弃防守巴黎——巴黎撤军协议——路易十八执政——写给国王的信——我的醒悟

专有名词对照 / 685

精彩看点

被任命为罗马总督——萨瓦里接任公安部长——与萨瓦里的磨合——费里耶尔城堡的搜查——又见拿破仑·波拿巴——旧部相助——抵达托斯卡纳——长公主爱丽莎的庇护——出逃北美——海上逃生——折返托斯卡纳——长公主爱丽莎的斡旋——和拿破仑和解——和家人在艾克斯团聚

我自愿接受公开调查。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更是一种责任。我希望借此打消人们的偏见和仇恨，但我并不奢望我能够因此而在两国争霸的政治喧闹中听到理性的声音。当然，我所说的是当时那个比较平静的年代，而不是当今社会。

然而这就是我的命运啊！上帝啊，这是什么命运呢？我手握重权，但我仅有的一次僭越权力，也是为了避免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灾难。我所拥有的，都是我所不屑的，是我为他人所积累的。

我是一个简单的人，对财富无欲无求，期望自己能在盛世中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但现在我却不得不在宦海沉浮中谋求权力。我憎恨迫害，什么样的差事没做过，什么样的苦水没有咽下过？我曾经不计前嫌地接纳你们，而如今，你们却矢口否认我的功绩。一直以来庇护你们、让你们免受拿破仑暴躁之苦的人不正是我吗？我承认自己掌管下的公安部警戒森严。可你们也不能否认，那时的你们受到了最多的保护，受到了最少的暴力攻击，不是吗？

当时的你们难道没有说奥特朗特公爵是拿破仑时代最机警、最能让人接受的部长吗？可是如今你们却完全换了一幅面孔。我知道你们这样做的唯一原因是时代变了。你们用现在来度量过去，但我却不会这样做。我承认我犯过错误，但我同样坚定地认为：我所做出的成绩，完全可以

将功抵过。

在混乱的局势中，我揭穿了各种阴谋，平息了各方怒火，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退居二线后，我有时甚至会感到轻松愉悦。在最近的这次失势、大滑坡期间，我时常想到我守护着的这个帝国：没有了我的支持，它会不会轰然崩塌呢？我甚至会想：是不是我搞错了，我会不会重新得到权势，眼前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现在，在人们的眼中，我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人，一个“身经百战”，善于把握时机成功上位的人。

现在我已经看开了。经历了种种苦难后，我看透了那虚幻的荣光。现在我再也不会试图为我自己的政治观点正名了。我觉得为世俗之事而争吵不休是如此地空洞，我看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无形中支配着这一切的力量。



卸任公安部长的富歇

我坚信一个永恒的真理：野心的伤口是永远无法愈合的。尽管我尽力压制自己的欲望，但我的心还是会不受控制地追逐权力和虚荣，就像在车轮上的伊克西翁^①一样停不下来。我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这种痛苦的折磨。

有人说，我不会完全坦承地向公众剖析我自己，更不会暴露我所有的软弱、错误和悔恨！好吧，我想说的是，我以一颗赤诚之心写下了这些文字。于我的政治生涯来说，回忆录的第二部分非常重要，而这也促使我严格还原当时的情况，揭开所有的谜团，为此我将尽我最大也是最后的努力。我在讲述时使用了第一人称，这样便可以在回忆的朦胧美中汲取一些温和的力量。

在准备回忆录的过程中，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我对自己说：或许我不会完全跌入谷底。然而事实上，流放之门已然为我打开。如果在精神上我还可以故作坚强的话，我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命运不允许我有任何拖延。在命运女神的催促下，我夜以继日地工作，努力把1810年到1815年这段历史交代清楚：卸任公安部长到跌落谷底。这段时期是我的政治忏悔中最棘手的一段时期。你们无法想象一个即将覆灭的政权中存在着多少巧合、欺诈，涉及了多少利益团体——世间百态！不过，无论是我的朋友们还是敌人们，请你们放心：揭开真相的不是警署，而是历史。

我可以忽视那些浅薄的计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宽容那些挖苦、诽谤、隐瞒和谎言。对于值得尊敬的人和事，我定会报以尊敬，但对于那些应被痛斥的人和事，我也绝不会笔下留情。

写在回忆录之前的这些话是为了唤醒我自己的回忆，同时也是为了

① 伊克西翁是古希腊神话人物，特萨利君主。曾求聘于君主狄奥尼斯，却未支付彩礼并将之杀死。一度为宙斯所宽恕，后又由于追求朱诺而被逐并施以火轮之刑。

引起大家的注意。现在我将开始讲述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希望我讲述的东西能成为大家口中历史的画卷，或者是用来再创作的材料。

在回忆录上卷结束的时候，我讲到了我的失势，之后萨瓦里接任了公安部长一职。大家一定不会忘记，当时的第一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正在肆无忌惮地扩张。当时的拿破仑是德意志联邦的占有者、意大利的主人、法国的绝对统治者，而法国也还是俄国和奥地利的盟友。所有人都眩晕在拿破仑的光环下，根本没人理会不远处的西班牙硝烟弥漫，战争正在啃噬着第一帝国的根基。

拿破仑想做的只有占有。当时政府中已经没有可以和他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围在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对他低眉顺目，雇员、政府人员、大臣无一不极尽阿谀谄媚之力。而在那不久前，他已经把唯一一个敢于劝他节制扩张的人、唯一一个不遗余力向他积极劝谏的人——我，赶出了朝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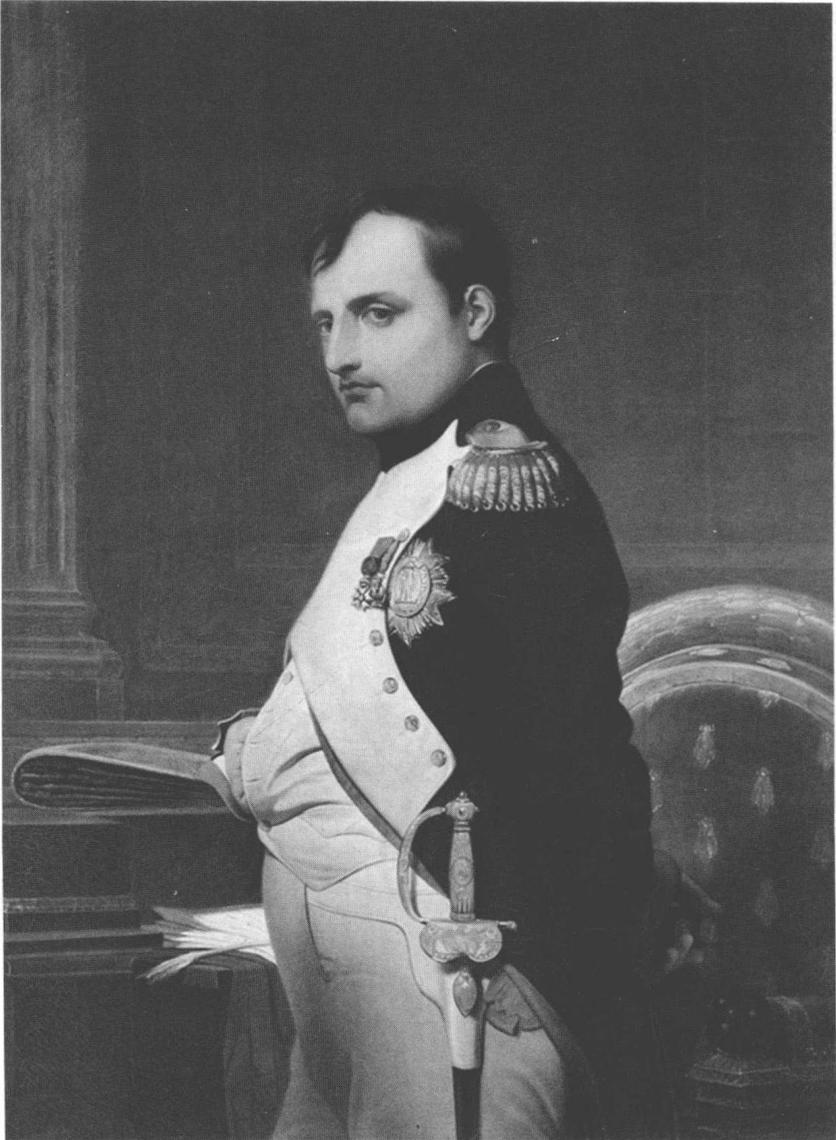
不久之后我接到了被任命为罗马总督的诏谕。但我内心绝不相信拿破仑会把如此重任交给我。果不其然，所谓的罗马总督无非是拿破仑的障眼法，他准备以此来向公众掩饰我的失势。只有他身边的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绝对不会弄错这件事，接替我的人选已然说明了一切。从此，巴黎的千家万户只能在惊恐中接受公安部已经成为拿破仑的警务军部这个事实，而新上任的公安部长则是一位积极执行其主人拿破仑一切命令的傀儡。也许我的措辞有点夸张，但单单是这个人的名字就足以引起人们的惊愕和猜疑了。

那之后，我只能小心谨慎地从我的密友以及特派员那里打听政府的动向。我的预感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我夫人沙龙里的访客们向来络绎不绝，但事发几天后，门庭便开始稀稀落落冷清起来。我也听到了来自一大批政府高层遗憾的声音。他们向我坦言，我的离职对社会各个阶层的



接任公安部长的萨瓦里



身着军装的拿破仑，绘于19世纪初

人来说都是一种损失：“我们觉得您离开后，圣日尔曼镇上的那些人和我们这些革命者一样感到遗憾。”对于一个落魄的部长来说，这样的评价难能可贵。

无论是出于立场还是迫于惯例，我都不得不为刚刚接任公安部长之职的萨瓦里充任导师。正如大家所猜测的那样，我只负责把这个人领进高级公安工作的大门，而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我一直避谈高级公安工作的精髓。此外我也没有过多向他谈及如何协调公安部密保和公报的艺术。我知道萨瓦里那点少得可怜的能耐。我可以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取得秘密公安部的所有资料。虽然这听起来很让人不齿，不过说实话，我很不耐烦他这种自大和无知，很多时候我只是在跟他讲一些无聊的话题。

同时我会煞有其事地告诉他公安部的规矩和惯例，还向他重点推荐了公安部的三位国务委员，并告诉他说这三人将协助他一起管理公安部的具体事务。所有的这一切都让他头昏目眩。我真心诚意地把之前在我手下工作的人介绍给了萨瓦里，但他只留下了一个胖出纳和一个矮小的审问官德马雷。德马雷此人是个天生的向日葵，哪里有太阳，他的腰就会弯向哪里，因此他自然成了萨瓦里的得力干将。我觉得这个大兵部长召开会议是最可笑的事情：他眼睛瞟着德马雷准备好的稿子，嘴里拼着上访者的名字，并且时不时地责骂这些人。当然我没有忘记告诉他，我是因为工作做得太好才惹怒了拿破仑，所以我劝他提防着时日不多但性格执拗的拿破仑。

从一开始这个极端自大的人就在刻意模仿自己的主人，故意使用一些不连贯的句子，以至于自己的话频频出错。在整个公安部的工作中，他只对秘报、间谍活动和钱感兴趣。当我向他指出秘密金库中最近流失的钱款时，这个人似乎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

我迫切希望能够早日摆脱这份差事。但另一方面，我也在努力寻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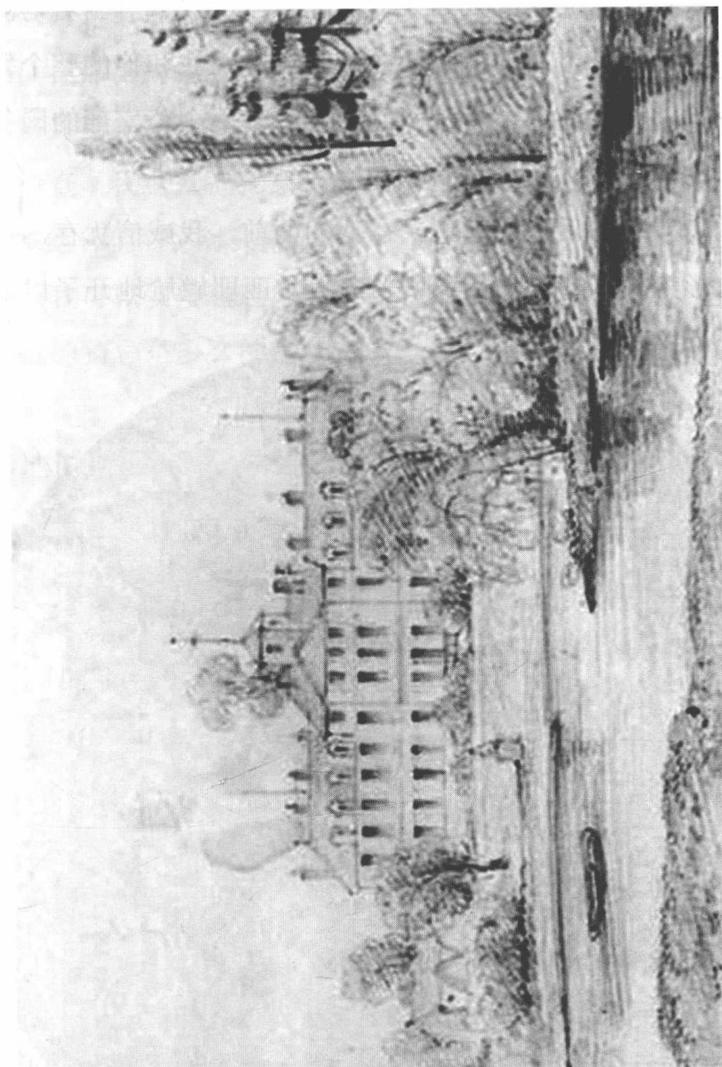
着能让我在巴黎多留几日的理由。在别人看来我正在积极准备前往罗马赴职，好像已经决定要在罗马安家落户似的。因为我家里的所有人都在筹备这次远行，甚至随行的车马上面都有“罗马总督”这几个大字。我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因此我格外留心所有微小的细节。

万事俱备。但我却还没有得到任何正式通知。于是我让贝尔西耶代我向拿破仑询问具体的告别事宜。可是，我得到的回复却是，考虑到社会上的一些流言蜚语，拿破仑尚未确定我前往履职的具体日期，因此他让我先去自己的领地等候通知。于是我回到了自己的领地费里耶尔城堡^①，当然这期间我也用了一些手段：在当天巴黎的报纸上，我让人报道了我前往罗马履职的事情。

见过贝尔西耶后，我基本猜到了拿破仑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我能想象到当拿破仑看到民意向我一边倒时，他会有多么地沮丧。对于人们来说，新的公安部似乎只有警察和司法官了。所有这一切都让我相信，我会艰难地渡过这次难关的。

在我回到费里耶尔城堡午夜时分，我夫人那边的一个亲戚急匆匆地赶来我家，告诉我说第二天会有人来我家搜查，并计划当场拘捕我。尽管这条消息有些夸张，夸大事态的严重性，但从本质上来说它对我还是有好处的。首先我得知了负责搜捕工作的人隶属拿破仑。很早以前这个人就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二，得到消息后我可以马上开始行动，把重要的文件全都藏起来。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静静地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

① 1855年至1859年，由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男爵重建费里耶尔城堡，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据长子继承制规则通过父系继承。它被认为是法国最大、最豪华的19世纪城堡，位于法国塞纳-马恩省的费里耶尔布里，在巴黎以东26千米处。



19 世纪的费里耶尔城堡